

灯下絮语

# 寒枝待春

苏承慧

花是春的笑靥，叶是夏的灵魂，果是秋的赏赐，枝是冬的标杆。

冬至是冬季所有枝干里的标杆。它伫立在冬的中央，前头挑着小雪、大雪，后头挑着小寒、大寒，在悠悠岁月里，带着几丝从容，少许不迫。

“吃过夏至面，一天短一线。”从太阳腾挪到北回归线上并返身折去的那一刻起，天气慢慢变凉。很快，趋阳向暖的候鸟携家将雏忙碌着为行将到来的南迁开始准备。一个不太清凉的早晨，鸟儿动听的鸣啭消失了。

贮藏了整整一个夏天的阳光，树叶在秋天幻化出最美的色彩。众多的伙伴熬不过金风的侵袭，纷纷作别高枝，亲吻泥土。最后一片干掉水分、皱失原形、扯着嗓子呼喊的叶子，在朔风的掳掠下，依依告别了枝头，寻找最初的本源去了。

干渴已久的土地咂巴咂巴皴裂的嘴唇，回忆往昔曾有的滋润，扬起不尽的尘埃，渗透过双层玻璃的严密封锁，在桌面、地板上还有空气中布起阵来。空气忽然躁动起来，把最小的离子从汽车的尾巴后、锅炉的嗓门里搅出来，源源不断地搅出来，给所有的眼睛蒙上一层阴翳，就像毛玻璃。

雪，冬的洁白的不二精灵。尽管有两个节气吆喝着名字声嘶力竭地呼唤，依然一次次爽约。小雪时节雪不见，大雪时节不见雪，盼得孩子们眼睛直了，盼得大人嗓子冒烟，通身出火。

雪，忽然就在晚上开始飘起来了，飘进孩子和大人的梦里。先是捣药玉兔药杵上的白粉飞下来，继而海边白亮亮的沙漫天扬起来，最后，玉帝身侧的玉席断了金线，一片片地舞起来。

下雪不冷消雪冷。雪花里的冰晶要化身为流淌的水、飘动的汽，将空气中的热能剥蚀殆尽。终于，在一个凄冷的清晨，所有人的身躯、动作还有心情，手头的日子、天上的太阳连带身边的空气都瑟缩起来。

这时候，冬至就要来了。冬至一来，一年就该画句号了。

山，冷秃了。水，冷固了。日子冷得柴一样干，石一样硬。冷，断了所有的念想。农家窗户的玻璃上，水汽在夜里凝结成冰花，将春天花园里的芬芳、夏日森林里的荫秀、秋季枝头上的丰硕拉近到孩子的眼前，诱惑着他对明日充满了不尽的期盼。

一过大雪，黑夜便漫长起来。幸好，冬至的黑与冷不是并肩齐步的。“一九二九不出手”才开始唱起，真正的冷才刚刚迈步；“三九四九，冻破石头”，离最冷的日子还需半个多月；“吃过冬至饭，一天长一线”，黑已经消退了十几“线”，日落时分已经推迟了差不多一刻钟。

真是绝望中的一线生机啊：最冷的日子并不最黑，最黑的日子并不最冷。话说回来，即便最黑的日子和最冷的日子完全重叠，甚至绵延成一段漫漫难熬的日子，我们不是也要过吗？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？只要希望在，黑一点，冷一些，怕什么呢？

冬至的时候，最黑的日子里，即将迎来全年最低气温的日子里，许多乔木灌木却把自己最稚嫩的部分、凝结了全部生命希望的叶芽花蕾暴露出来，接受着天公的洗礼。

不少乔木灌木的叶芽花蕾孕育在秋季。从叶子被花青素左右着开始变脸的时候起，叶芽花蕾就在枝与叶相交的腋间蛰伏上了。它们心里用响鼓敲着生命初降的喜悦，脸上却安分地保持着矜持与胆怯。

叶芽花蕾休眠在如剑似戟的枝头，在岁月的列车上摇摆晃动，半睡半醒中走进了冬至。尚未隆盛的冬寒激荡着它们，生命的冲动时时满溢出来：玉兰顶着毛颖，杨树举着箭镞，泡桐摇着细铃……似乎只需一声令下，它们就会打开春天最美的卷轴。

最黑的时候，并不最冷；最冷的时候，希望却日渐迫近，这大概就是冬至吧。

在这个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，我们沐浴在伟大祖国的祥瑞之光下，脚踏三晋的书香古韵之地，心中涌动着万首诗歌的激情与吟唱。

感谢我的学校，感恩我的老师，日复一日，如春风化雨，如友似亲，示范师表。感谢同学们一年来的披星戴月，书山学海，勤奋苦读，让奋斗成为青春的底色，一年收获满满。

新的一年，在我们青春的世界里，树立理想的风向标，捧出知识的源泉，为我们铺路搭桥，奠下厚基，乘骐骥以驰骋。相信从这里走出去的我们，心中将装着清风明月，从这里飞出去的我们，将拥有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鸿鹄之志。

新的一年，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，扎下勤勉的根基，根深则叶茂，本固则枝荣。又一个崭新的365天，我们要与时间赛跑，把生命的

# 大雪日记

郁芳

无太阳，有温暖

有问候与祝福。

清晨六时

吻别早早醒来的小外孙

启程，回太原

回到另外一个自己。

午时，有一些雪花

慢慢飘来

在山西境内的高速路上扭着秧歌

夹道欢迎我……

两点一刻进家门，有父母的电话

有蔬菜和饺子，屋里的春天

让我有开花的念头

我的身份一下子从外婆换成了孩子

……

五时四十，有理发店的吹风机

送来头顶的春风，是万物

到了找回自己的时候了

新的一年已来临

每个人脚下都是一片

幸福的土地……我们种下的

是雪花，盛开的，是心花……



快活自省（水墨画）牛力绘

## 雪泥鸿爪

# 烧炕到暖气的时光之旅

刘锁玲

我生长在太原北郊的农村。记忆中，儿时的冬天特别冷，也特别漫长。家家户户取暖主要靠烧炕、土灶和铁炉子。

炕是用土坯和砖砌成的长方形结构，三面环墙，下面有孔道与室外的烟囱相通。在炕下孔道里点燃柴火，炕面就会变热，屋内也能暖和一些。躺在铺着芦苇席的炕上，热得烫人，寒冷暂时被拒之门外。然而，一旦柴火燃尽，余温退去，室温也会随之直线下降。因此，人们习惯在黄昏时烧炕，以保证晚上睡觉时不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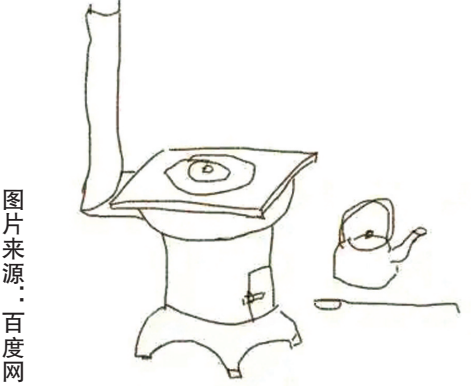
烧炕虽然能取暖，但做饭还需炉灶。那时，村里人家在温暖的季节里，会在厨房或室

外屋檐下的炉灶做饭，到了冬天，则将炉灶移进堂屋或卧室。有的还将炉灶用烟筒与炕道连接，既取暖又做饭，待春天再搬出去。这样年复一年，搬来搬去，方言称之为“倒火儿”。

当时的炉灶不外乎两种：用土坯和砖砌成的灶台或铁炉子，燃料都是柴火和煤。柴火是捡来的，枯枝败叶、干草秸秆，都是人们眼中的好燃料。煤则是生产队从选煤厂统一购买，由专人赶着马车分送到各家，因此，家家院里或院墙外都有煤堆。那时，农户用的大多是散煤或煤泥，不易点燃，热量也不高，但为了省煤，好多人家还要在煤中掺些烧土，和成煤泥或打成煤糕使用。

在那些用柴火和煤取暖的日子里，各家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计：捡柴火、和煤泥、生火、倒炉灰……人劳神费力，环境被污染，安全隐患重重。屋外炊烟四起，屋里烟熏火燎，墙壁被熏得乌黑，人置身其中，气喘咳嗽之外，还需特别留意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电热毯、电暖器、烧小锅炉的土暖气等新型取暖设备逐渐进入家庭。近些年，空调、暖气更是大踏步走进百姓生活。曾经陪伴人们过冬的火炕、土灶、铁炉、柴火和煤堆，已成为我们关于温暖的记忆。

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